

2



簡雅惠 女士

閩南語 / 短篇小說類 / 社會組

得獎作品 /

龜蠅欲出嫁

【得獎感言】

性命的空喙，我擰筆來紮，用歌聲補滇。

自細漢就愛看古冊愛唱歌，作文也一直是上有的項目，就按呢擰筆拍字kàu-tann。可惜踏臺語這部份干焦會曉講袂曉寫，生活中的沓沓滴滴毋知欲按怎表達，我相信大部份中年人攏恰有我全款的心聲。

十外冬來，因為身體關係無方便出門，寫文章作曲更加是我上重要的寄託。這幾年慢慢仔學習共想欲講的話用家己的母語寫出來唱出聲，對寢開始逐字查字典到這馬拍字有較扭掠，進步看會著家己嘛誠歡喜。舊年（2021）以〈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提著臺中文學獎臺語現代詩頭等獎，是我全母語寫作的第一份肯定。這擺，這篇內容透濫親情、大自然俗風俗的〈龜蠅欲出嫁〉小說通受著評審老師第二名的鼓勵，予我對母語寫作更加有信心。

感謝這十幾年來全心照顧的翁婿恰貼心的囡兒，雖然致病了後只會當坐輪椅過日子。懸度拍折；態度猶原。我會繼續學字變翼股，飛出輪椅束縛的世界，自由自在。

龜蠅欲出嫁

(一)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艾咪翻身共鬧鐘仔關掉，看倚踎眠床邊換衫的翁婿：「遮早？敢無愛加睏一時仔？」

添富那掛手錶仔那越頭看眠床頂的牽手：「雖然媽佇電話中講伊干焦略仔去爇著爾，毋過我猶原袂放心，想欲較早轉去看覓，看你目矙矙俗愛睏面愛睏面，無——今仔日我家已轉去就好。」

昨昏下班接著厝仔敲來的電話，阿惜媽講伊無注意去予溫罐的燒氣爇著，厝內抹燙燒的藥膏攞已經抹完矣，問添富隔轉工若有閒才幫伊提一條轉去。閣吩咐伊毋是蓋嚴重，毋免專工走一逝。

搬來市區已經幾若冬矣！嘛有替阿惜媽攢一間房間，眠床、鏡台、搖椅逐項攞便便，啥知影序大人就是蹓袂慣勢，幾若擺來一、兩工就家已坐車轉去，偷偷仔共查某孫仔講伊也是較愛蹓佇拍開門就會當踏著塗、看著天的所在。看媽媽的身體猶算勇健，彼排販厝閣有阿姆佻叔伯阿孀通做伴，做後生的就無閣再堅持，只好捷捷敲電話轉去，就算講無啥物代誌，聽著聲嘛較安心。

行到廚房沖咖啡，機器未曾震煞，擔頭看著查某困坐佇客廳。

「奇怪！這尾平常時上課遐爾仔歹叫的魚仔，今仔日哪會遮早就起來坐踎遮食早頓配電視？」添富手掙咖啡坐倚魚仔的身軀邊。

毋是個翁仔某無愛困仔，實在是魚仔出世了後牽手的腹肚就無閣有消息，只生一个未免較寂寞，而且無後生傳香火，心內有較袂得過。好佳哉序大人並無見怪，顛倒共個開破講困仔飼予健康大漢較要緊，若會貼心，一个較贏過一連。生一連？彼是愛娶佻濟某才生會出來？可能愛親像彼个外國官員，鬥一百个愛人，生規社區的困仔攞叫伊爸爸。按呢敢袂傷識…

「爸！等咧我參你做陣轉去阿媽兜好無？」

添富越頭看寶貝查某困。讀小學五年的魚仔有頂著牽手，尪仔頭婿、性地好闊好笑神，話講兩句仔就笑微微，雖然是孤查某困，一點嘛也袂驕頭。

「好啊！我知影你是想欲守佇菜園仔迤迤。」

「猶閣有佢庫毛耍啦！」魚仔歡頭喜面。

爸仔困一句來一句去，無發現艾咪待佇主人房門邊：「牛奶麥片緊食食咧，衫若換好咱就會當出門矣！抑是恁二个欲留跼遮繼續開講，我家已開車轉去就好？」

車撻過圓環停跼西藥房門口，三个人同齊落車。

「郭莉好——」

一踏入門，魚仔就聽著有人咧叫伊的名，頭越來越去，四箍輾轉攏看無是啥人咧叫伊…

這時，待跼櫃台後穿白長衫的藥劑師頭犁犁那笑那喝：「莫覘跼遮共人創治…」講煞，擔頭問行入來的人客：「歹勢啦！查埔囡仔較孽，請問恁需要啥物？」繼落來目睷又看對魚仔：「妹妹，你號做郭莉好著無？我是張俊廷的媽媽啦！」

原來這間西藥房是張俊廷個兜開的。

「阿姨你好！」

「莉好生做足婿足有禮貌，無親像阮兜這個，個大姊攏講伊是猴齊天…」

「我才毋是猴齊天咧！」一个查埔囡仔對櫃台邊躡出來：「媽，我共你講，伊就是彼尾毋知影是吳郭魚；抑是鯉魚的郭莉好啦！」

「啲！」話未曾講煞，張俊廷的肩胛頭就予藥劑師搵一个：「無共人拍招呼相借問閣遐爾無禮貌。」

其實這間西藥房個攏捌來過，只是毋知影藥劑師是魚仔同學的媽媽。經過藥劑師的介紹，揀一條無摻美國仙丹的藥膏。

欲離開時，張俊廷又出聲：「郭莉好，恁阿媽兜的庫毛這馬有較大隻無？」

「庫毛本來就真大隻！」

講煞，魚仔越身行出去外口，無插張俊廷繼續佇後面咻：「郭莉好——，老師叫你愛請逐家食恁阿媽種的比狗仔閣較大粒的龍眼喔…」

客廳恬靜恬靜…

「阿媽—阿媽—」

魚仔那叫那行對後壁，後尾門一拍開就看著三、四個人坐佇龍眼跤，原來阿媽佻姆婆、孀婆仔個做陣咧開講。

遐原本是一塊有正身護龍的低厝仔，地動了後雖然勉強猶會使蹣人，毋過神明廳搖出幾若逝必巡，龍引的壁面更加規排坦敞，叫人來看攏講整修無比重起較會和。拄仔好老厝後壁面倚大路的空地仔咧起販厝，地動後地基、樑柱壁堵猶原好勢好勢，原在蹣佇低厝仔的兄弟參詳以後決定同齊佻建商簽約，等販厝起好通搬入去繼續蹣鬥陣。風聲傳出去，邊仔彼塊仝祖的叔伯兄弟聽著嘛來買做伙做厝邊。

安搭好勢了後，個共低厝仔攄平予逐家種花、種菜兼運動，大姆毋甘彼口用紅磚仔疊的大灶，堅持將灶跤留落來，順繼園東園西。就按呢，雖然戶口徙位，毋過對後尾門就會當行到舊厝的所在，對這陣念舊又惜情的人來講，也是一種安慰。

「阿惜姆仔，恁美人魚轉來揣阿媽矣！」坐向後尾門的銀琴孀婆代先看著，手那攞那放送：「魚仔，恁轉來矣！你爸爸媽媽有同齊轉來無？」

「有啊！大姆婆、大孀婆、二孀婆、阿媽！」魚仔一个一个拍招呼。

倚佇阿惜媽身軀邊問：「阿媽，你是去燙著佻位？有要緊無？阮爸爸暈袂去，透早就去西藥房買藥仔欲予你糊。」魚仔的聲音清脆好聽，袂輸若龍眼開花規群來吮蜜的青笛仔，佻這陣加加起來已經幾若百歲的老歲仔聲，完全無仝。

添富翁仔某嘛行到位矣，拍完招呼就緊問：「媽，你的手予我看覓…哪會遐無細膩去予溫罐爿著？」艾咪綴佇後面共藥膏提出來，先行去水道頭洗手，拭焦才幫大家抹藥仔。

「阿惜仔！恁後生媳婦實在真有孝，聽講你手去爿著，透早就買藥仔趕轉來。」大姆想起移民去美國的後生，對腹肚腸仔欣羨這個小孀仔…

「無啦！大姆。阮媽媽逐工有恁同奴仔做伴開講，比啥更加歡喜。」

藥仔抹好藥膏收起來，艾咪擰頭看添富…

二個人鬥陣久來目調對相就相知影意思。大家手下節的皮肉是有淡薄仔紅，但並無正港發癢，伊的個性毋是略略仔就裝傷的人，這擺哪會…？看伊目頭結結，是毋是有啥物代

誌佇電話中講袂出喙？

「恁今仔日敢有其他節目？若無就跔厝仔食晝，恁大姆有縛一寡粿粽，是用後壁大灶爇的，等咧挽一粒飽仔煮湯就通食矣！」

序大人開喙留個食晝當然嘛應好。原本就按算欲轉來規工，陪媽媽以外也通共厝內窮窮搦搦咧，魚仔嘛有較開闊的所在通耍通逗逗，而且這擺敢若有其它代誌，刁故意叫咱轉來…

「艾咪仔！若知影你欲轉來，恁大姆就毋免叫人挨米矣！哈哈——」

「淑珍嬪仔！另工愛會記咧先探聽我有欲轉來無，是講我嫁來遐濟冬矣，閣學袂曉挨米的功夫，實在有夠預顛！哈哈——」

予長輩號做挨米的艾咪，一點嘛也無生氣，干焦這點就予添富足感心，就算私底下予伊叫Ten fool；十个蠢人嘛甘願，翁仔某答喙鼓，一句來一句去嘛誠趣味。

艾咪倚起來，行去當咧佻庫毛耍的魚仔身軀邊，輕聲細說問：「頭拄仔恁同學講比狗仔閣較大粒的龍眼，彼是啥物意思？敢會使偷偷仔講予我知影？」

「哎哟…莫啦…」

「無要緊啦！按呢另工伊若閣講，我才有法度幫你出聲啊！」

「我莫插伊就好矣…」魚仔心內真清楚，其實是媽媽家己咧好奇。

「共我講啦！我足想欲知影哪有比狗仔閣較大粒的龍眼…」

魚仔擰頭看對龍眼樣…

彼兩樣龍眼是伊上愛食的，阿媽講彼叫號做「聰仔種」，是對阿媽的後頭厝徙來種的。小學二年的時陣老師叫逐家畫可愛的動物，彼當陣拄仔好是龍眼出產的季節，伊共印象中上大粒的龍眼佻拄斷奶抱來飼無佻久的庫毛同齊畫出來，啥知影煞變作一幅龍眼比狗仔閣較大粒的圖。

上蓋討厭的是彼年嘛是參張俊廷全班…

「諄—！我哪會遐爾仔衰啦！到這馬伊猶閣記牢牢？」

伊愈講愈氣，無發現艾咪手掩咧喙，毋敢笑出聲…

魚仔喘一口氣，越頭問：「媽，你有發現無？這兩樣龍眼愈生愈少…」

「嗯！舊年恁阿媽有講龍眼樣生龜蠅，花開較少。」艾咪講煞，躡跂尾探看覓...彼兩樣龍眼葉仔攞薦薦真無精神：「凡勢，今年無通食…」

「按呢毋是足可惜的，阿媽講彼是阮阿姑上愛食的，嘛是因為阿姑才種的，毋過伊這馬已經去做神矣！」

「阿姑？恁阿媽捌共你講過？」

添富毋知當時行倚，聽著魚仔講起家已唯一的小妹，雄雄想起前無佻久阿惜媽捌提起伊夢見壽美，敢講是因為壽美？袂堪得心內的好奇，開喙問起…

(二)

二樓神明廳邊仔有隔一間無門的房間，內底園一塊桌仔，桌面竝一个柴框，內面掛一跤紅袋仔，看起來若親像媽祖廟的保身符，阿惜媽捌共魚仔講彼是伊的阿姑。彼擺，阿惜媽叫伊合掌共阿姑行禮，魚仔問阿媽敢毋免擲香？阿媽笑講伊阿姑自細漢就無愛燒香的味，講伊攞偷偷仔綴同學去教堂領點心。

「爸！我的阿姑就是你的妹妹，著無？阿媽講阿姑無去矣！阿姑是按怎會無去？」

「你阿姑是參加畢業旅行的時陣，發生車禍無去的…」

記持捩翻頭，伊猶會記得壽美踎房間款四秀仔欲去畢業旅行時的樂暢。彼當陣的壽美仔若親像查某困這陣的懸度，欲出門彼工透早閣交代伊下課愛較早轉來，毋通四界趕，袂輸家已是小弟，壽美是大姊仝款。

「我這個妹妹誠有個性，伊若欲按呢就欲按呢，啥人攞講袂振動。好佳哉勢讀冊閣真會曉替人想，逐工攞會主動共恁阿媽鬥跤手，毋免予人操心。」

食飽晝，魚仔又走去菜園仔揣庫毛。艾咪碗箸仔洗好，共茶盤擇去客廳，等水燃滾摺予添富泡茶。

「媽！咱彼二樣龍眼著龜蠅，敢無愛揣人來看覓？」添富那泡茶那問。

「有啦！恁阿舅有講伊這二工會揣時間落來看一下。」

「拄才恁咧款畫的時陣，我閣行去樹仔跤，彼款龜蠅外口彼沿敢若塑膠，若親像是日本時代提來做曲盤的蟲膠…」添富印象中有看過這份資料。

這時，耍甲喙焦的魚仔拄好走入來淋水，聽著龜蠅、曲盤，好玄甲趕緊杯仔捧咧躡入去阿媽和媽媽中央承話鬚。

「爸爸！啥物是曲盤？」

「曲盤…生做圓圓仔，中央有一空，簡單講就是古早聽音樂的CD。」

阿惜媽也感覺真趣味，想起細漢看過的曲盤，竟然是用蟲做的。

伊又閣想起前兩暗做的眠夢，紅紗仔巾飛起來…蓋佇龍眼樹枝…著火…

「阿媽！你咧想啥？啥物是紅紗仔巾…飛起來…著火？」

阿惜媽想甲惹神，無張持共將頭殼內想的喃出來…

「阿就…前兩工我又閣夢見恁阿姑啦！」

「就是躡在二樓柴框仔彼个阿姑？」

阿惜媽聊聊仔頓頭：「毋知按怎？最近定定夢著壽美仔，夢見伊坐佇龍眼跤笑，夢見伊咧擘龍眼殼…」

「阮阿姑和我相鬮，攞愛食咱兜種的聰仔種。」魚仔感覺誠心適。

「毋過…」阿惜媽繼續講：「前兩暗我夢見有人坐踎咧龍眼跤，頭殼頂慢一條紅紗仔巾，我問伊是毋是壽美仔，伊無出聲。忽然間，彼條紅紗仔巾飛起來崁佇龍眼樞頂著火燒起來矣，火連鞭化去了後，我犁頭想欲看清楚彼个人是壽美仔無？四界煙蓬蓬若罩霧，較看嘛是一个人影，我閣共伊問一擺，你敢是壽美仔？煞喝甲我家己精神，醒來了後就暈袂去矣！」

聽阿惜媽講煞，添富恰艾咪毋知欲按怎接話，心內想的攞是：原來媽媽只是夢見壽美仔，心悶壽美仔…

顛倒魚仔共當做一回事，想起伊捌看過古冊所寫的託夢的故事：「阿媽，敢是阮阿姑有代誌來託夢？」

阿惜媽心肝撼一下，這個查某孫仔哪會恰廟婆講的全款？

夢見壽美仔的第二工透早，阿惜媽攢幾若項果子招恁大姆去土地公廟仔拜拜，聽候燒金的時陣拄仔好拄著廟婆來換花斫的水，聽伊講起彼个夢，廟婆嘛講應該是壽美仔有代誌來託夢。

「敢有影有這款代誌？」添富那聽那幌頭。

雖然伊嘛真疼惜壽美，但是託夢對伊來講是無影無跡的，至少伊毋捌拄過。伊恰艾咪兩個是同窗，讀大學就行做伙，艾咪捌嫌伊無夠羅曼迪克，其實，艾咪家己嘛差不多，頭殼有硃硃，啥知影兩粒理科的頭腦煞生出一个會愛看古冊會曉講託夢兩字的查某囡…

「恁嘛知影我毋是誠信這信彼的人，去土地公廟拜拜行行若像是去共長輩請安。當初恁老爸猶在生的時陣，勸我共壽美仔請去菜堂我嘛毋肯，彼个查某囡仔從來就無恰意聽經，囡仔厝內哪有要緊？顛倒通陪我。可惜因為是查某囡仔，無法度寫入去咱的公媽牌…」講到遮，阿惜媽的目籬紅紅…

魚仔看咧誠毋甘，共添富使目尾：「爸爸，咱做伙來去看龜蠅好無？」講煞，一手牽阿媽，一手牽媽媽，行對後尾門。

魚仔倚倚樹仔跤，行過來看過去袂輸若學者咧做研究：「這款蟲實在生做誠稔誠無人緣…」伊較按怎想嘛無法度將龜蠅參音樂CD想全陣，規氣行去斜牆仔邊揣覆佇塗跤的庫毛。

艾咪看查某囡假仙假觸毋知咧搬佗一齣，感覺誠好笑，煞綴去斜牆仔邊，hò-sù管摸咧開始沃花。

菜園仔除了有幾若股蔥仔、韭菜、鵝仔菜恰菜瓜匏仔棚以外，嘛種袂少花草。

規排的七里香白鑠鑠的花婿閣芳，便若開花就啞蜂啞蝶仔，鬧熱tshih-tshah。含笑的花比較較閉思，毋過氣味高雅又迷人，只要一蕊園橐袋仔，就會當芳足久的。桂花閣較免講，雖然細蕊，開起來枝葉滿滿是，一點一點若天星，是一款鼻起來芳芳甜甜的天星。種上久的應該是開起來紅閣大蕊的燈仔花，雖然人定定講伊是「大紅花稔毋知」，毋過個郭家大大細細攏誠恰意，一年四季紅花捷捷開，是真好的吉兆。

「彼工，恁阿舅有問我敢會記咧較早阮阿爸是按怎處理龜蠅？我頭殼內想的攏是夢見壽美仔，較想嘛想無…」阿惜媽心內起齷齪咧惱氣。

「無要緊啦！這馬龜蠅有藥仔通淨，而且咱這兩樣看起來應該無蓋嚴重，等阿舅來一

定有法度處理。」

「毋過，是按怎最近哪會定定夢見壽美仔坐踎龍眼跤咧？」阿惜媽愈講愈細聲…

艾咪耳仔那聽添富參大家講話那沃花，無想到魚仔嘛全款，目睷看庫毛，耳仔聽甲覆覆。

「彼工恁大姆聽我講完，佇行轉來的路仔私底下問我敢是壽美仔想欲嫁翁？」

魚仔聽著，行到艾咪面頭前目睷禡大大蕊問：「媽！若親像姆婆講的，阮阿姑毋就是鬼新娘…」

「噓…」艾咪手比一下，共水關掉，牽魚仔的手慢慢仔行倚添富的身軀邊。

(三)

較早的人為著欲加寡仔跤手通門作穡，攞會生較濟囡仔，大姆金英仔的後頭厝就是一個大家族。厝內兄弟姊妹有十一个，囡仔大陣大細漢差真濟，金英仔度睍無偌久伊嫁出去的大姊也生一个後生，上細漢的小弟佇腹肚內就做阿舅。

毋過，踎彼咧醫學較無發達的年代，毋是每一个囡仔攞有法度晟養大漢。照咱的風俗，若是查埔的無去會使寫入公媽牌予囡孫祭拜，若是查某的就無法度，毋是請去菜堂、請去姑娘廟，就是先共神主牌仔囡踎厝內，聽候到伊會當嫁翁的陽世歲數才共嫁出去。

「阿媽，是按怎姆婆哪會遐爾仔清楚？」魚仔實在真好奇。

「彼是因為恁姆婆的三姊就是嫁香煙仔的。」

金英仔的三姊金鳳仔佇七歲彼年破病無去，金英仔會記咧做囡仔時廳頭壁頂有掛一跤檯籃仔，籃仔內面園一塊神主牌仔，個阿母捌叫伊共伊三姊燒香。後來，有一陣仔個老爸身體無好，嫁出去的大姊轉來講應該愛共金鳳仔的香煙仔嫁出去，厝內會較平靜。

「哪有人欲娶鬼——毋是啦！我是講哪有人欲娶死去的人做某咧？」魚仔感覺按呢講對阿媽恰家己的壽美阿姑傷無禮貌，講煞，喙舌吐咧吐咧…

阿惜媽看甲誠愛笑：「鬼袂死進前嘛是人啊！是按怎袂使結婚咧？」

「彼號做冥婚啦！人過身以後所舉辦的婚禮，自古早以來就有矣…」添富輕輕仔掌魚仔的頭毛。

添富想起做兵退伍進前佢一陣老兵仔做伙開講，講228，講政權，講偷生團…，講一寡有若無，刁故意暗炭，無愛予人知影的代誌…

彼暗，在場一个平常時若啞口；酒若淋落就喋袂煞的老兵仔，講起一層往過冥婚的新聞。伊講幾十年前有一位政治人物的後生和伊的女朋友兩個人相招踎別莊內底自殺，後來雙方父母替個辦冥婚，新聞刊出來轟動規社會。

毋過…彼个老兵仔講代誌根本就無遐爾仔單純。兩個是原本就互相意愛的少年人，雙方父母嘛從來毋捌阻擋，哪會想袂開需要做陣自殺？

原來是有一个出世就予人捧上天的阿舍团嘛佢意著彼个婿閣有才情的查某困仔，因為愛袂著就跟綴個來到別莊，看著彼對愛人仔咧談情說愛，個性橫霸霸閣臭揚的阿舍团心內怨妒煞掠狂…。雖然查埔困仔的老爸嘛是大官，可惜猶是無法度參彼个權勢拄到天的家族仔比並。阿舍团剖人了後吩咐身軀邊的保鏢安排做假，予場面看起來若親像是二个人想袂開同齊自殺，漚步盡展，掩炭社會瞞騙眾人。

彼當陣同梯的聽了攏幌頭，罵失德罵僥倖…

有人講受害者的老爸哪有需要吞忍？按呢冥婚，哪有啥物意義？

嘛有人開喙擣彼个有權有勢的家族仔…

「爸爸！你嘛捌聽過冥婚喔？」

魚仔的聲音共伊對兵仔營換轉來：「有啦！毋過無阿媽講的遐爾仔精彩！」

金英仔個老母的個性本才就較軟泔，想無摠頭規氣交予個大姊去安排，放風聲叫人探聽。有的查埔人有雙妻命，就是命格當中注定愛娶兩個某，彼款人就會娶香煙仔。另外嘛有身體無好運途稔，愛娶香煙仔來改運沖喜的。毋過，也有一寡是為著香煙仔的嫁粧，伊三姊夫就是因為生活較袂得過才佢個結親情的。金英仔猶會記咧欲嫁香煙仔前一暗，個共檯籃仔揸落來，神主牌仔請出來了後用一條巾仔圍起來，提清氣巾仔揸燒水共拭拭咧當作拭身軀的意思…

「媽，咱講這予魚仔聽，敢袂誠深？伊敢聽有？」艾咪驚這半精慧猶未發育的查某困聽了會烏白想當想西，無真妥當…

「袂啦！我攏聽有；我嘛袂驚。阿媽你閣講好無？」魚仔誠驚綴袂著陣，趕緊共胸坎撐出來，規身軀待騰騰，袂輸歎雞娃仔雄雄大一號。

這時，聽見厝內有人咧喝聲：「有人佇咧無？阿惜仔敢有佇咧？」

添富聽出是阿舅的聲音，共阿惜媽講：「媽！阿舅來矣！」三、四个人趕緊行向後尾門入去。

「阿舅，恁食飽無？欸！阿誠，你也來喔？足久無看著你矣！」

「阿姑、哥哥、阿嫂，足久無看著矣！我昨昏轉去厝仔，聽阮爸講阿姑的龍眼著蟲，今仔日拄好無啥代誌，就佻伊同齊來行行咧。」

笑起來若像大漢囡仔的阿誠，肉烏烏，瘦抽瘦抽誠有精神。伊是阿舅濟歲才生的厝仔囡，年紀和添富有差較濟。阿誠自細漢看厝內種果子嘛決定讀農業系，研究所畢業了後教授看伊定著閣有耐性，共留佇學校鬥作研究，而且又勸伊繼續讀博士。

「舅公、阿叔，咱嘛『好久不見』！」魚仔對添富的尻脊後躡出來。

「阿舅、阿誠，先歇睏一下啉一杯茶。」艾咪對廚房捧幾若杯茶出來，看阿舅做一喙就啉完矣，趕緊翻頭入去閣斟一杯。

「艾咪仔！阿舅今仔日無紮紅包，是欲按怎拚茶甌咧？」阿舅的個性真豪爽，全無長輩的派頭。

「我已經是老娘矣！阿舅若欲包紅包，愛會記咧包較大包喔！」

阿誠啉一喙茶，問起：「阿姑的龍眼欉是毋是生龜蠅？」

「阿叔，我共你講喔！彼款蟲包佇樹枝外口，若親像焯『熱狗』前哥踎外口的彼沿麵粉...」魚仔忍袂牢，喙那講那牽阿誠的手，行對菜園仔...

(四)

阿誠這樣看看咧彼欉看看咧，繼落來對樹仔頂頂一椏落來囡佇塗跣破來看...

「是毋是會使提來做曲盤的龜蠅？」添富詢佇伊邊仔問。

「嘿啊！哥哥嘛誠有概念喔...」

龜蠅是一款膠蟲，號做『紫膠介殼蟲』。這款蟲除了拄生出來彼當陣仔會爬會綴風

飛，過無佬久就共尖喙鑿入去樹仔內無閣徒振動，那吮樹仔的營養份那放一寡親像塑膠的蠟，所以也叫做塑膠蟲。規大群膠蟲放出來的蠟結規掙規趼，就是蟲膠。蟲膠會使染色，毋管是食的、穿的、抑是用的，親像一款誠有名的『巧克力』，閣有化妝的胭脂。蟲膠嘛會使做油彩、做黏膠，上蓋趣味的就是會當提來做曲盤。伊的用途誠闊，對生活用品到工業材料攏有，所以佇1910年到1945年彼段時間，生產蟲膠的膠蟲是全世界三種上重要的人工飼的蟲內面其中一種。

「阿叔，這腫一瘤一瘤的龜蠅看起來誠稔誠無人緣，我想應該是較早的人看伊有路用，姑不而將才掠入來咱台灣飼的。」魚仔實在真討厭這害龍眼穢破病的龜蠅。

「欲共引去別位飼嘛無遐爾仔簡單，愛有適合的環境，嘛愛有伊恰意踹的樹仔才會使。親像日本就無法度，彼傷冷矣！」阿誠那笑那繼續講…

日本政府統治台灣的時代，就利用台灣較燒熱的環境來發展一寡踹日本本土無法度生產的產業，蟲膠的生產就是其中一項。莫看伊痞痞喔！佇蟲膠使用量上大的時陣，日本政府一年愛開差不多300萬箍日幣對印度、泰國…有飼龜蠅的國家進口300萬公斤的蟲膠。當時做工仔人一工才趁六、七仙錢爾爾，按呢算起來，龜蠅是毋是就有價值？

「這龜蠅…遐爾仔值錢喔！」魚仔感覺真不可思議。

所以日本政府捌對南洋引龜蠅入來台灣飼，一改、二改、三改…攏無成功，到第四改雖然蟲猶是飼無起來，毋過龜神寄生的樹仔—美國合歡總算種成功矣。樹仔開始適應咱台灣的氣候恰土地，然後陸陸續續又對南洋引蟲入內順利踹台灣生淡。誰知影過無幾冬，對石油提煉石化原料的技術提升，合成做出來的塑膠、樹脂滿滿是，速度緊闊俗。親像這款愛開時間杳杳仔飼才會當收成的蟲膠，自然就無路用矣。本成趁錢的頭路一目矚仔煞無人愛管顧，放拄出世的龜蠅仔困四界爬綴風颯颯飛，飛去人的龍眼、荔枝、樣仔和釋迦穢，歌佇面頂共尖喙鑿入去生淡，損害逐家辛辛苦苦種的果子。

「阿舅你看！專家就是專家，伊清彩講講咧咱就聽甲霧嘎嘎…」添富看阿舅笑甲喙仔裂獅獅，就知影這個厝仔困予伊誠安慰，又共阿誠講：「按怎，我看你愛繼續讀博士，咱親情五十攏猶無博士…」

「看伊家已啦！是講我會記咧這兩穢是對咱園仔徒來的，講恁妹妹愛食咱的聰仔種，彼當陣阿誠都猶未出世，彼个查某困仔叫做…叫做…」

「舅公！阮阿姑叫做郭壽美。」魚仔看舅公雄雄想袂起來，趕緊講出來。

「嘿啦！舅公的頭殼歹去矣！哈哈——恁阿姑細漢嘛恰你全款，古錐閣勢講話。」

艾咪知影查某团的個性：「阿舅，你莫共伊呵佬啦！這尾食褒的魚仔等咧尾溜就翹起來，話嘛講袂煞。」

「咱壽美仔無去時，嘛差不多是這個年歲…」阿舅講煞，逐家攏恬落來…

無佸久，魚仔又出聲：「舅公，你敢捌聽過冥婚？」魚仔看舅公無應話，干焦掠伊金金看，又繼續講：「阮阿媽夢見阮阿姑慢一條紅紗仔巾坐咧樹仔跤，有人講彼是阮阿姑有代誌欲託夢，可能是想欲嫁翁…」

「阿兄！敢有影？」自從添富個老爸過身了後，阿惜媽就叫家己愛較堅強咧，才會當予後生倚靠。這時面對阿兄，覘佇心肝內的查某团仔又閣走出來矣！

「壽美仔欲嫁是好代誌！哪有需要傷心咧？」看細漢綴前綴後的小妹喉溼目箍紅，伊誠毋甘！明知影小妹是心悶查某团，嘛愛拍捫涼。

「舅公足巧的！阮阿媽這幾工心情攏無好，昨昏閣去予溫罐爇著…」繼落越頭共阿惜媽講：「阿媽，咱問姆婆欲按怎揣著欲娶阿姑的人，毋著好矣！」

「凡勢壽美仔家己已經揀好矣，干焦來共咱提醒爾爾…」

添富聽阿舅講煞，閣一擺佩服伊的智慧。

「毋過，咱哪會知影阿姑恰意的是啥人？」魚仔總是有問袂完的問題。

「你放心！萬項代誌一定攏有伊的線頭，到時陣咱就對線頭挽瓜拏藤，按呢就著矣！」講煞，擔頭提醒後生：「阿誠，你猶未共恁阿姑和哥哥講這龜蠅欲按怎治…」

隔轉工，一下課魚仔就走去圖書館待佇園民間風俗的冊櫥仔頭前，揣看覓佗一本有寫著冥婚…

一逝來一逝去，攏無發現有人偷偷仔綴佇伊後壁。

一直到張俊廷待佇尻脊後共伊當咧掀的冊唸出聲：『「家人將她的生辰八字放進紅包袋放在路上，然後躲在一旁等候，若有年輕男子撿拾，便立刻出來喚其為「姐夫」、「姨丈」、或「姑丈」…」』

「諱——張俊廷——」魚仔雄雄喝出聲，才發現家己講了傷大聲，趕緊提冊去櫃台辦

借讀，倚踎門口聽候張俊廷行出來。

「郭莉好，你哪會咧看彼款冊？」魚仔未曾開喙，張俊廷就先問起。

「你是蹠海邊喔！真正管足闊閣厚面皮，管人咧看啥物冊？」魚仔共冊攬牢牢，行轉去教室。

張俊廷的好奇心袂輸魚仔，而且自低年仝班開始就誠致意這個有酒窟仔的查某囡仔，雖然二個人定定答喙鼓，猶原誠愛揣伊。伊看著魚仔借的冊皮嘛走去參伊借仝一本，又刁持坐踎魚仔的面頭前掀冊，想空想縫揣機會參魚仔講話，講冊內寫的內容，問東問西，問魚仔是啥物人欲娶神主牌仔？

第三工，魚仔予伊問甲咧欲擋袂牢…想倒轉來，假使若有人會當和伊討論規腹肚的秘密…應該嘛袂糗，而且張俊廷也知影阿媽和庫毛…

細細聲講：「好啦！我共你講！毋過你愛替我保守這個秘密。」

張俊廷共喙掩咧：「我一定袂烏白共人講，無——我敢愛咒誓？」

「免啦！我阿媽講袂使清彩咒誓，按呢對天公無禮貌。」

魚仔自阿惜媽夢見壽美阿姑開始講…

講阿媽看著紅紗仔巾飛踎龍眼欖面頂著火…

講伊認為彼應該是阿姑來託夢…

講伊姆婆講伊阿姑若親像想欲嫁翁…

講伊舅公認為伊阿姑會家己揣對象…

繼落來，又閣講起龍眼欖生龜蠅的代誌…

囡仔人好記持，魚仔的聲音閣好聽，張俊廷袂輸若聽人咧講古仝款，聽煞閣共精彩的所在問一擺。

「若按呢，後擺你就有姑丈矣！」

「是啊！親像冊寫的，我有姑丈，嘛有一个活的阿姑喔！」

「活的阿姑？」

「彼本冊毋是寫講冥婚了後，伊原本的某就會變做阮阿媽的查某囡，按呢就是我的阿姑矣！」

「新阿姑是活的，原在的壽美阿姑是姑神，所以恁阿媽兜有姑神嘛有龜蠅。」

「姑神、龜蠅、龜蠅、姑神…你按呢講閣真趣味！」

「龜蠅、姑神、姑丈…對啦！頭拄才你講世界上有三種上重要的人工飼的蟲，除了龜蠅以外，另外兩項是啥物？」

魚仔想規晷久猶想袂起來阿誠有講過無？

「阮阿叔無講，我哪會知影？」

「無咱等咧下課同齊來去圖書館揣看有寫無？」

「無愛啦！彼另工我才問伊就好矣…阮阿姑的代誌比彼較重要啦！」魚仔看張俊廷攏袂曉晝重點講對別位去，心內惱氣喙翹嘟嘟。

一禮拜過去矣！

跔這禮拜當中，毋但魚仔那讀冊那拍拚揣資料誠無閒，添富嘛相仝。一方面參阿誠參詳處理龜蠅的時間，另外一方面也揣機會請教朋友同事，問看敢有人聽過冥婚種種…。雖然伊無誠認同這款鬼神的做法，毋過若是會當予序大人較清心一寡，伊也願意配合。只是干焦欲開喙問起就有淡薄仔礙虐，無想欲講傷濟，閣驚講無清楚會引起無必要的誤會。

辦公室有一个能力好生做又閣體面的小姐，聽了煞起愛笑。共添富講若是伊未結婚就死矣，伊嘛無愛辦啥冥婚，在生就誠享受一个人自由自在無束縛的日子，是按怎死去顛倒愛參一个無熟似的人牽做伙？伊講的話有力閣大聲，繼落愈無譴損講伊轉去一定欲先共個媽媽交代，若伊代先曲去，千萬就毋通替伊辦冥婚抑是請去菜堂，神主牌仔燒燒咧參骨頭焮同齊掖掖咧就好。毋過…欲掖跔山仔較好？抑是海仔較好？這點伊愛閣想看覓…

雖然有人講彼位小姐未免傷無禁無忌矣…

也有一寡較少歲的查某囡仔綴咧頓頭…

彼暗欲睏進前，添富共遮講予艾咪聽，艾咪聽了越頭問添富：「若是我，你臆，我會想欲按怎？」

(五)

佢阿誠約好歇睏日就先處理龍眼穰的龜蠅，這應該比壽美嫁香煙仔彼層代誌較單純嘛較簡單，而且阿誠講這陣仔細蟲仔拄好出世，處理起來當對時。

出門進前，添富交代愛咪替伊紮一軀衫褲，若垃圾去就有清氣衫通換。魚仔聽著嘛綴咧紮，伊真驚大人會提「衫褲會拍烏去」來做借口，無愛予伊插一跤。衫褲囡好又閣將彼本圖書館借來的冊楔入去揸仔內底，通解釋予阿媽聽。

轉來到厝內，阿誠已經到位矣。

「阿誠，你煞比我較代先到。」添富共物件揸入去客廳，看著阿誠當咧啣茶。

「哥哥，你慢慢仔來，我早起來慣勢矣！阮爸仔較晏嘛會落來，叫咱先開始。」

「阿舅哪會使無來做指揮官咧！」艾咪綴咧後面行入內。

對魚仔來講，龜蠅的工課伊較無興趣，尤其若是想起龜蠅生做遐耹遐歹看，更加討厭。毋過這是關係著龍眼穰的健康，上蓋重要的是後擺若欲閣食龍眼，就愛先共龜神剷掉。伊又閣想著阿惜媽見講就講伊夢著壽美阿姑坐踎龍眼穰跤，這敢若親像舅公講的「萬項代誌攏有伊的線頭」，敢講龜蠅就是線頭？

共揸仔囡咧趕緊行對後尾門，出去就看見一大堆人…

姆婆、孀婆佢叔公規陣攏圍踎阿誠的身軀邊，看伊咧拈藥水，攢家私…

阿誠雄雄看遮濟親情五十，因為毋是誠熟似煞略仔歹勢歹勢，佳哉這是伊的專門，共逐家當做是伊做助教教的學生，就袂遐爾仔緊張。

Peh上木梯頂懸叫添富共鉸樹極的剪仔提予伊，慢慢仔將龜蠅生較厚較嚴重的樹極鉸落來，peh懸peh低那巡那鉸，恐驚無注意佗位予落勾去。添富踎下底共鉸落來的樹極祛祛做規堆，囡佇較開闊的所在，艾咪嘛提一支掃梳共四界落落來的樹葉仔掃掃清清咧。

「阿叔，等咧咱欲按怎掠這堆鉸落來的龜神？密弔弔，看起來真恐怖…」魚仔那擔頭看阿誠鉸樹極又那探頭看彼堆龜蠅，較想嘛想無步…

「你毋知影喔？等咧愛用讞鏡照，閣用恁阿媽夾豬毛的夾仔共蟲掠出來。」銀琴孀婆看魚仔那聽那幌頭，繼落閣講：「因為你愛食龍眼，所以一定愛家已動跤手，無要緊啦，阮逐家攏會鬥相共。」

魚仔驚甲面仔青恂恂，目屎含咧越頭看艾咪…

伊看艾咪掃梳柄捏咧毋敢笑出聲，就知影又閣去予孀婆仔創治。

這時，舅公嘛到位矣。看眾人咧笑魚仔，趕緊共伊牽倚來身軀邊：「無要緊！到時陣你才看舅公按怎處理…惹困仔！莫吼…」

魚仔無意無意行去庫毛邊仔，一時仔嘛感覺家已誠好笑，目屎拭拭咧又行倒轉來：「舅公，咱今仔日就會當共龜蠅掠完…毋是啦！我是講有法度共龜蠅處理掉無？」

「有舅公、有你阿誠阿叔佢你爸爸遐爾濟跤手，一定無問題。」舅公將加tsi袋仔園咧，行過樹仔跤看阿誠的進度，龜蠅生較厚的樹極差不多攏鉸落來矣，連樹仔尾薦去的葉仔嘛同齊修剪落來，這兩樣龍眼這陣看起來加誠清爽。

「爸，咱等咧先接枝好無？彼堆龜蠅聽候下晡逐家去歇晝的時陣才來燒，較袂火薰四界衝，块著親家阿姆阿孀個。」阿誠看遮的親情攏有歲頭，尤其是親家大姆。講煞，褌開帆布共彼堆生龜蠅的樹極炭起來，手套拔起來洗手啣茶。

「少年專家，你免煩惱阮遮的老歲仔啦！你做你的工課，阮欲入內煮晝。今仔日濟人好食物，我來煮一鼎米粉芋…」金英大姆講煞，越身行入去灶跤。

有同姘仔鬥跤手，無佹久就漸漸有芳味對灶跤走出來矣！

舅公看修剪的工課已經做一坎站，就共工作腰帶繕佇褲頭，按加tsi袋仔提一把穗木園入去袋仔內，一坎一坎沓沓仔peh起木梯頂懸。先用接芽刀將龍眼穰頂欲接枝的所在對中劈開共穗木楔入中央，然後用會當自然化掉的專用黏布固定。這極接好換接彼極，無佹久樹仔頂就纏真濟黏布。

這時，添富也共帆布收起來矣。對灶跤引火到彼堆鉸落來的樹極，起頭先霧一屑仔白

煙，等煙愈衝愈厚火著起來矣。艾咪看火愈燒愈旺，繼共落落來的花和薦去的葉仔同齊畚入去火堆。

阿誠看魚仔喙仔開開看甲神神，閩縫行過去跔跔伊邊仔：「咱這馬愛共彼堆生龜蠅的樹極燒掉，才袂予細蟲仔有機會閣四界飛四界淡。另外一方面，舅公將健康的穗木接跔這兩欉龍眼面頂，兩年仔過你就有龍眼通食矣。猶閣有彼罐藥仔，只要七工噴一改，就會當防止龜蠅閣飛來…」

「阿叔！舅公若親像是有法術的接骨仙…」

在魚仔看來，這時煙蓬蓬的菜園仔宛然是茫茫渺渺的仙境，龍眼欉是仙境種的樹仔，舅公是花神，彼位提掃梳的仙女媽媽當咧雲頂划船仔…

「作穡人誠巧著無？這欉做法號做接枝；『嫁接』。」阿誠用樹枝跔塗跔寫「『嫁接』」兩字予魚仔看：「經過『嫁接』，毋但會使救破病的樹仔，更加會使改良樹仔參果子的品種。」

「『嫁接』，接枝，『嫁接』，接枝…」魚仔決定後禮拜一一定欲講予張俊廷聽，予伊欣羨…

忽然間，一陣捲螺仔風共艾咪捫佇火堆面頂猶袂薦去的大紅花絞起來矣…

一蕊、二蕊、三蕊…

帶著火絲仔，愈飛愈懸…愈飛愈懸…

碰著龍眼欉才停落來…

「阿媽阿媽—你緊來看—」魚仔雄雄大聲咁對灶跔…

大姆婆佻兩個孀婆仔嘛攏掣一趙，前後走出來，看外口到底發生啥物代誌予魚仔喝甲遐爾仔大聲？

阿惜媽綴魚仔手指的方向一看，看著一蕊大紅花倒崁佇龍眼樹極…

「阿媽你看！你講的紅紗仔巾、飛起來、著火…」

霧霧中、龍眼欉、著火、大紅花…，眼前的一切就親像阿惜媽夢中所看著的…

「阿媽！我已經知影你的眠夢是啥物意思矣！」魚仔袂輸參加臆謎猜比賽得著世界冠軍全款，歡喜甲四界越來越去。

阿惜媽更加歡喜，彼粒砗佇心肝頭的大粒石頭目矚仔嘛綴咧燒了了矣！共添富講：「原來你小妹是咧替龍眼欉出聲，毋是伊想欲嫁翁啦！我就想講伊的個性應該…」話講到遮，賸的園佇心肝內…按呢就好矣！

「『嫁接』，接枝，『嫁接』，接枝…」魚仔閣唸一改：「我阿姑真正足巧的！提醒咱愛共龜蠅燒掉，『嫁接』新的樹樞。毋過…毋過…」頓蹬一下，共溢到喙墘的話閣吞落去喉嚨底…

(六)

轉去的路仔，艾咪越頭問坐佇後座的魚仔：「頭拄仔無講煞的，這馬會使講予我聽無？」

「無啦！」魚仔躊躇一下，揸仔拍開共彼本圖書館借來的冊抽出來：「只是講…阮阿姑若無欲嫁翁，按呢我就無新的姑丈，嘛無活的阿姑…」

聽查某困講煞，添富佻艾咪笑甲腹肚腸仔攏疼起來矣…

全文完

作者註 參考資料：

龜蠅／學名：Kerria lacca紫膠介殼蟲、膠蟲。

文獻／台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 朱耀沂著 台大出版中心